



盗墓鬼話

ROB A GRAVE NONSENSE

烛 阳 / 著 **1** 血眼诡墓

长沙老九门与洛阳四大家族的百年族秘逐渐走到众人眼前
支锅 / 夹喇嘛 / 盘口 / 掌眼儿，摸金谱上一个个传奇陆续现身

盗墓鬼話

ROB A GRAVE NONSENSE

① 血眼诡墓

烛 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鬼话. 1, 血眼诡墓 / 烛阳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0-0471-9

I. ①盗… II. ①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9399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267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盗墓鬼话. 1, 血眼诡墓
作 者 烛 阳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mm × 980mm
印 张 18
字 数 274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471-9

赣版权登字 05-2012-1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	001
第一章 赫蹄	011
第二章 鬼眼石人	034
第三章 诡异	066
第四章 墓中惊魂	085
第五章 消失的证据	113
第六章 井底墓	133
第七章 罗盘图	156
第八章 生死	185
第九章 青铜树	217
第十章 壁画	247

序

...

这是一个以死亡开头的故事。

今天是我们进入到这座大山的第三天，直到老头子把洛阳铲往地上一插，然后说了声：“就是这里了。”

我们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而这也仅仅是短暂地松了一口气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活儿远比之前的要危险不知多少倍。

我们一行五个人，领队老头子、我、矮子李、灰叔，还有宁子。

此时灰叔正拿着手里一张拓印出来的地图在找方位，最后说了一声：“方位对了。”

于是我们从背包里拿出各种工具开始准备，矮子李拿了铲子开始在老头子做的标记处打盗洞，宁子负责散土，老头子和灰叔则正在作最后的风水定位。

这张地图是两个星期前灰叔从鬼市里淘来的，鬼市是洛阳最大的古董交易市场，当然这些古董都是生玩，鱼龙混杂，有真有假，但大多时候以赝品居多，好货也会有，所以鬼市也被称为洛阳第一大黑市。

与一般古董市场不同的是，它从子时开市，到鸡叫第一遍的时候收市，每一个出货的人都在自己跟前点一支蜡烛，卖的东西则放在自己怀里，买主要看货就把蜡烛给吹灭，然后卖主会把货拿出来给买主看，说是看其实是看不清楚的，黑灯瞎火的即使你视力再好也不顶用，这个时候唯独靠对古董的感觉。

一般的半吊子是不敢到鬼市里来买货的，因为鬼市里鱼龙混杂，一不小心就会买了假货去，而且这个地方赝品往往要比真货多得多，只有那些真正的老

资格才会来这里淘货，说是淘货，因为那里有时候也会有十分罕见的东西，一些土夫子有货之后急于出手，会到鬼市里来。

灰叔的这张地图就是在鬼市里淘出来的好东西，拿到这张图纸的时候，灰叔也是吓了一跳，他只是刚刚碰到这张所谓的纸就感觉到了它的不一样，当时他就肯定这东西绝对是汉代的，而且是一张珍贵的“赫蹄”。他当时不动声色地问那个贩子这东西是哪来的，贩子肯定不会说实话，只说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

灰叔当然不信，他闻了闻这张赫蹄，上面有浓烈的土腥味，而且摸起来也有些湿潮，不是从地下淘出来的又是哪里来的！

灰叔当时就想既然是汉代的東西，那么他进去了拿出來的應該不止這一樣東西，于是就問他：“除了這還有嗎？”

販子聽出了灰叔隱晦的意思，於是笑了笑說：“就這一件，沒有了。”

灰叔便不再多問，他知道這行的規矩，做這樣的生意最忌諱的就是刨根問底，他思忖着說：“若只有這一件，那就沒有多少價值了，你開個價吧，我看看是否公道。”

或許這人也是急于出手，只喊了一萬，後來灰叔和他殺價，以四千成交，最後灰叔給了他一句行話：“下次有生玩直接來西四街的陳記當舖。”

販子驚奇地看了一眼灰叔，然後又恢復正常，也隱晦地說道：“那多謝元良。”

然後灰叔也不多說什麼，付了錢拿了東西就走。經他連夜鑑定，這張紙的確是赫蹄，然而更為奇特的不是這張紙本身，而是里面的內容，它竟然是一張地圖，而且標的几乎都是汉代的地形。如此看来那个贩子应该只是一般的土夫子，如果是行家，不会看不出里面的价值。

灰叔几乎是连夜找到了老头子，请原谅我这样称呼他，其实他并不老，他和灰叔一样也才四十出头，可是行内的人都这样喊他。关于他的传说，只是行内有人说他是摸金校尉的传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后来灰叔和老头子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和破解这张地图，最后确定上面标的地方是现在四川、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地方，也就是古蜀地。

当然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换句话说，这下面可能有一个大墓，甚至很可能是一个墓群，但究竟是谁的墓，一时间还不知道，只有下去看过了才能有线索。

老头子肯定下面有特别的东西，这是他的感觉，一名老资格土夫子的第六感，于是我们五个人就到了这里。

矮子李和宁子已经挖了很深，直到他们都消失在下面，之后传来一声：“有了。”

我知道他们已经挖到了穹顶，既然有穹顶，也就是说下面的确有一个大墓室。于是我们也开始准备，口罩、镜子、照明灯、头灯、绳索、黑驴蹄子、护身符、蜡烛等，能保命用的几乎都带上了。虽然我们不是正统的摸金校尉，可是行事历来都是如此，当然这说的只是他们而已，我是第一次下地，以前只不过是灰叔的一个下手。

我们准备得差不多之后，盗洞里突然传来矮子李的声音：“等等，有些不对劲。”

他的声音很小，似乎并不是在跟我们说，而是和宁子说的，后面只听宁子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俩的声音就再也听不见了。

“宁子，怎么了？”灰叔朝盗洞里喊了一声。

“灰叔，这穹顶看着有些怪，小得过分了点。”宁子在下面说。

“怎么个小法？”灰叔有些惊讶，他看看老头子，老头子正叼着烟杆抽烟，眉头皱着，显然也听到了宁子的话。

“宁子你上来，我下去看看。”老头子最后将烟杆在地上磕了磕说。

宁子从地下爬上来，老头子下去看，我负责望风，灰叔照应着，宁子准备接应老头子。

说实话我觉得在这深山老林里面其实根本没有望风的必要，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得把稳一点，我距离灰叔他们十多米观望，其间他们在谈论着什么，我离得远听不清，后来看见老头子从洞里面爬了出来，接着矮子李也出来了，灰叔招呼我过去。

“这不是穹顶，可能是条通往墓里的隧道。”老头子说。

“隧道？难不成已经有人先行一步了？”灰叔说。

“墙壁是完整的，应该是设计者有意设计成这样的，宁子你守在外面，有响动立刻通知我们，矮子李负责接应我们，小四我们进去。”老头子吩咐道。小四就是我。

宁子点点头，灰叔拍拍我的肩膀，他看出我有些紧张，于是安慰道：“放松点，按我教你的来，别出岔子就行，遇见粽子就把黑驴蹄子丢给它，再给它几枪，若真不能对付，逃命要紧。”

灰叔这样叮嘱我，我点点头，将身上的行囊背带紧了紧，然后把口罩戴上，准备下去。

“矮子李，开好了没有？”老头子往盗洞里喊了一声，刚刚上来的时候老头子已经吩咐矮子李开洞，矮子李是打盗洞的能手，灰叔每次下地都会带他。

“没有机关。”最后矮子李将扳开的石砖送上来，然后说，“里面有些潮，你们小心点。”

老头子第一个下去，我在中间，灰叔最后。矮子李开的盗洞刚好能容一个人进去，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果然是一个隧道，有一米来高，我们只能爬着进去，老头子用照明灯两头都照了照，都不见头的样子，他沉思一会儿之后开始往一头爬，我紧紧地跟着他。

隧道里面很闷，但还不至于缺氧，可以看出这座墓有和外面接通的口子通气，可我想想了想觉得不对，一般的墓都是要密封的，通气会影响墓里面的湿度，尸体也很容易腐坏，可我想既然我能想到，老头子和灰叔肯定已经考虑周全，于是便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这条隧道很长，老头子和灰叔一直在爬，都没有不耐烦的意思，我也不敢问什么，毕竟他们都是老经验，最后老头子说了句：“估计快到了，已经向下面爬了四五圈了。”

这里面很拥挤，我全身都已经被汗打湿。以前在店里做下手的时候特别羡慕下地的伙计，可以见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宝贝玩意儿，现在想来，这还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单是爬盗洞就这么辛苦，更别说下地拿东西了。

可是现在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老头子在我前面爬了一阵之后停了下来，

然后转头和我们说了一句：“似乎到头了。”

接着我看见他缓缓站起来，我爬过去发现前面宽敞了许多，可依旧还是一个隧道，只是这个隧道要比刚刚的大了一倍多，可以站起来行走，不至于像刚刚那般趴着累人。如果说之前我们爬行的部分是一根连通着一个酒瓶的管子，那么这里才是酒瓶的部分。

当然能站起来行走，总比一直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舒服许多，我活动下筋骨，然后用照明灯照了照这地方，发现它其实就像在山里面开的地下隧道，只不过看着陈旧一些而已。

“这可能是墓里的水道。”老头子摸了摸隧道的墙壁，说道。

“可是这里一直螺旋向下，按理说水道应该开在墓底才对。”我有些不解。

“这墓在半山腰，雨天雨水会渗下来，为了防止这些渗下来的雨水流进墓里将墓给淹了，必须建这样一条水道来将雨水引到墓底下，再通过地下河排出去。”老头子边说边看了看这条隧道，皱了皱眉头又继续说，“我只是有些不明白，这样的话墓的开口就完全不是我们所估计的那样，而整座山里头只有开口开在我们下来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否则葬人是很不吉利的。”

关于许多风水的道理我并不懂，我只听懂老头的意思是说这墓的开口有问题，可能开错了地方。

“该不会是当时的风水师故意这样做的吧，或许与墓主有嫌隙也说不定，这样的事历史上数不胜数。”灰叔说。

老头子估计也是和灰叔想的一样，他没再说话，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果然和老头子说的一致，这里是排水的水道，在这个隧道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水池，看起来很深的样子，离我们站的台子最起码有十多米。水池下估计是一条自然的或者人工修建的地下河，这样的话整个墓里面的积水就可以顺着地下河流出去，到了外面再汇聚到河流里，即使到了雨水丰沛的时候也不至于将墓给淹起来。

台子的边上有一条道儿，估计这就是通往墓里的了，如果真按老头子说的那样，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墓尾，进去的地方应该是通到耳室才对。

我们悄无声息地走进，这里面很黑，可是我们却不敢打灯，老头子的意思是说怕惊动了这里的什么东西。在五个人当中，老头子说话相当有分量，连灰叔都不敢违逆，既然他这么说，那么就照做吧。

我第一次下地，眼睛没有老头子和灰叔那般好使，我来的时候就听店里的伙计说过，灰叔和老头子的眼睛在地下就跟在外面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前面即使是黑暗的环境，他们也可以畅通无阻地前进，而我就不行，我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完全是摸黑在走，所以我更加盯紧了老头子的身影，不敢分神。灰叔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他拍拍我的肩头，轻声说道：“小四子，放松点，习惯了就好了。”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不敢多说话，生怕在说话的时候就跟丢了老头子，而且这样摸黑走路十分吃力。整个墓室的通道里只有我们的软鞋走在地上的“沙沙”声音，可是我却总觉得周围似乎还有一个“沙沙”的声响和着我们走路的声音，就像是回声一样。

第一次下地难免会疑神疑鬼的，而且这里又是死人住的地方，我的那个心更是“扑通扑通”地直跳，就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一样。

我正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老头子已经停了下来，然后他仔细地听了听周围，小声说道：“这是什么声音？”

难道老头子也听到了“沙沙”的声音，并不是我的疑神疑鬼？我大气也不敢出地仔细去听，可是当我们屏气去听的时候，周围却又什么声音都没了，完全是死沉沉的寂静。

然后老头子四处观察了一遍，说道：“小四子，把灯打开，我们周围似乎有东西。”

我顺从地将照明灯给打开，沿着整个通道前后上下地照了一遍，我们左边是这个墓的水池，右边是墓壁，照明灯照在水池里，反起一阵阵零零碎碎的光，水面十分平静，连一丝涟漪也没有。

老头子见没有东西，这才放下心来，说道：“把灯关了，我们赶紧进去。”

我将照明灯关了，继续跟着老头子往里面走，这回周围没有再出现“沙

沙”的声音，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了通道的尽头，然后就转进了耳室里面。一般耳室里面会放置着一些陪葬品，但却不多，从陪葬品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时候的墓，也可以看出这个墓是否有价值。

这个耳室并不大，这是灰叔说的，因为我眼前就是一片黑暗，根本就看不见东西，接着老头子在耳室里面打着了火，然后在耳室的东南方点了一根蜡烛。

这是老头子进墓的习惯，不管是什么墓，老头子只要碰墓里面的东西，都会在东南方点一根蜡烛，如果蜡烛熄了，他就会恭恭敬敬地朝点着蜡烛的地方磕三个响头，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去，无论墓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都不会再看一眼。

这是灰叔和我说的，他说这是摸金校尉的规矩，蜡烛一旦灭了，就说明墓里的主人不高兴，如果再不离开就会有杀身之祸。

我懵懵懂懂地听着，我只知道倒斗分成四派，摸金校尉是曹操所创。据说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掘墓人，正是为了盗墓才创建了摸金校尉这个官职，而后来随着一代代的流传，摸金校尉逐渐从官家走到民间，摸金符更是摸金校尉的标志，只是我从来没有在老头子身上见过摸金符，有可能是摸金符对于摸金校尉来说太重要，他收藏得紧一些也不一定。

不过借着这一根蜡烛的光，我看清楚了 this 耳室，这的确不是一个很大的墓室，墙上绘着许多彩绘，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再加上墓室里面潮湿，这些彩绘很多都已经剥落了，地上撒了一层灰，不过这没有影响整幅彩绘的完整性，上面画着很多着古代服饰的人，他们结队而出，抬着祭品还有各种金银器具，在队伍的最前面，还有一对童男童女，被抬在托盘上，似乎是要拿去献祭。

古代有用童男童女祭河神的习惯，这彩绘上描述的应该就是要去祭河神的场景。用童男童女祭河神，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也不知道这墓的主人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幅彩绘描在这里。

在墙角的位置放着许多陶罐，而且是贴着墙壁放的，摆得整整齐齐。虽然对于陪葬品的摆设我不懂，可是我也看过一些墓室的设计，陪葬品大多会集中

摆放，或成一堆，或成一排一列，可是却没见过绕着墙壁摆成一圈的，而且还是将陶罐摆成了一圈。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奇怪，我想问灰叔，可是灰叔和老头的注意力却全被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对于贴着墙摆放的陶罐一点也不在意。我觉得奇怪，这样的一幅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如此吸引他们两个人，难道是我看不出这壁画里面的意思？

我把陶罐的问题咽了回去，于是也盯着墙上的壁画看，这些壁画横穿了四面墙壁，我看了整整一圈，还是觉得这就是去祭河神，其他的什么也没看出来，于是又继续去研究墙边的陶罐，我发现陶罐上也描绘着很多图案，而且每个陶罐都不一样，于是我蹲下身想去仔细看个究竟。

可我还没有蹲下身去，就听到老头子突然转头说道：“我们赶紧出去，这里……”

老头子的话还没有说完，蜡烛突然间熄灭了，老头子的话也伴着烛光的熄灭瞬间停顿，接着我只听到一阵陶罐破裂的声音，伴着近在耳畔“沙沙”的声响，然后我就听到灰叔撕心裂肺地喊叫：“小四子，快跑！”

我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只感觉热乎乎的东西已经溅了自己一脸，顿时一股血腥味就钻进了我的鼻子里和嘴里，而整个耳室里黑暗得不成样子，我慌忙去扳照明灯的开关，可是手还没有扳到开关，就感觉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拍在了手上，那力道十分大，我的手被拍痛得失去知觉，拿不住照明灯，照明灯落在地上，双手则不听使唤地一阵阵在哆嗦。

我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昏了头脑，也不知道现在哪里是出口，哪里是墙壁，脑海里只记得灰叔喊我快跑这句话，我几乎是不择路地只顾闷着头乱跑。耳室里面已经没有了灰叔和老头子的声音，而且我的身边一直有一个“沙沙”的声音在响，就在我的身后紧跟着，我试着动了动手，好在手还有一点感觉，于是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黑驴蹄子、镜子……

只要是能掏出来的东西，都往后面抛了出去，而且误打误撞地，我竟然找到了耳室的出口，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也不知道哪里是我们进来的方向，只顾着在黑暗中乱跑乱撞，身子撞在了墙上也不知道疼，只是依照着来时的记忆在

跑。

灰叔之所以选我下地，就是看中了我对方向的敏感性，他说我在黑暗里不会迷失方向，所以这次才选我一起来，为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辨别方向。

现在对方向的敏感救了我一命，我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进来时候的那一个通道，我几乎是将自己一生的潜能都发挥在了逃跑上，我也不知道耳室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也顾不上那东西是否已经追了上来，我只是狂奔鼠窜，很快就找到了矮子李和宁子挖的盗洞，就一股脑地爬了上去。

直到头伸出地面，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劲，矮子李和宁子呢？

矮子李负责接应，按理说应该在盗洞里才对，而宁子负责望风，也不会走得很远。可是我从盗洞里面出来，却没有碰到矮子李，而且外面也一个人都没有，宁子和矮子李显然不在这里！

我这时才注意到自己的手上和身上全部都是血，一摸脸，也是一脸的血。如果这时候有一面镜子，我想自己一定是一个浴血修罗，可是现在我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我所关心的，是灰叔和老头子在下面怎么样了，还有矮子李和宁子去了哪里？！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只听见周围又出现了那种“沙沙”的声音，明显是从盗洞里发出来的，我惊恐地看着那里，然后一步步地后退，只感觉我撞在了什么东西上，接着就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了我的脑袋上，我缓缓回过头，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就晕了过去。

第一章 赫蹄

我叫冯四。

一个月前的事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盘踞着，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陈记当铺的，总之醒来的时候自己就躺在陈记当铺的椅子上了。

如果没有任何人问起我在山里面的事情，我会以为那一段经历只是一个梦。

可事实证明却不是，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陈五爷，他就坐在不远的雕花木椅上，见我醒来，望了我一眼，接着旁边就有人开口说道：“五爷，小四子醒了。”

陈五爷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望着我，看得我心里有些发虚。我的脑袋还处在一片糢糊之中，陈五爷是陈记的幕后老板，今年还不到五十，据说和老头子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次我们去云南边界，就是灰叔带头发起的，陈五爷自然也是知道的。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喊了声五爷，然后陈五爷点点头，问道：“小四子，就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我迷糊地点了点头，陈五爷一直在用一种揣测的目光看着我，却没再说什么。陈五爷不说话，其他的自然也不敢开口，过了一会儿，我的腿站得有些发麻，陈五爷才站起来说道：“小四子，你以后就跟着我了。”

我浑浑噩噩地点点头，直到陈五爷离开，我还傻站在那里，直到有人推了我一下，小声对我说道：“还不快跟五爷去。”

我这才反应过来，于是跟着陈五爷出去，我甚至都来不及想在我晕过去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跟着陈五爷一直走到陈记当铺外面停着的车子旁边，

然后他转头对我说：“小四子，你跟我坐后面。”

陈五爷坐进了车里，我跟着坐进去，发现车上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坐在副驾上。

我第一次见陈五爷，显得有些窘迫，陈五爷自始至终都板着脸，到了车里，他才问我：“小四子，你跟我说，你是怎么从滇黔边境回来的？”

被陈五爷这么一问，我当真是昏了头，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我只能小声地说：“五爷，我不记得了。”

“那灰叔和老头子呢？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回来？”陈五爷已经皱起了眉头。

我想起在耳室里灰叔的喊叫声，还有溅了我一身的血，后面的我不敢再想下去，这恐怖的回忆让我全身都在哆嗦，我颤抖着说道：“我不知道。”

陈五爷显然已经看到了如同筛糠一般颤抖的我，他拍拍我的肩头，然后说道：“小四子，你别害怕，你和我慢慢说，你们去到那里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灰叔和老头子被困在里面了，我们必须去救他们。”

我这时脑海里根本就是一片空白，木然地听着陈五爷的话，然后点点头，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事都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如果他们被困在里面，估计早已经活不成了。

车子缓缓地开了起来，陈五爷很有耐心地等我冷静下来。我在平静了一些之后，将在大山里的事情统统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当然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知道的，究竟灰叔他们四个人出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而且那溅了我一身的血，我更不敢想究竟是不是灰叔或者老头子的。

陈五爷仔细地听我说着，我在他的脸上明显也看到了一丝惊讶，可惊讶之后却是深深的沉思。一会儿之后，我听他问副驾上的那个老头说：“火叔，你怎么看？”

“那张赫蹄有问题。”被称作火叔的老头声音很干涩，从坐上车我就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只见他满头银发，而他的脸却根本看不见。

“火叔，那张赫蹄是在鬼市里淘的，我也见过，的确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土腥气浓得很，也的确是汉代的東西。”陈五爷对这个火叔极为尊敬，即便他已经是陈记的当家，可是对火叔语气里都是恭恭敬敬的。

“地下淘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可以用的，而且，地下的东西真真假假又有谁说得清楚？五爷，这次你们莽撞了，即便它真是汉代的东西，也有可能是那时候造出来迷惑人的赝品，你说呢五爷？”火叔说。

陈五爷变了变脸色，他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我听着火叔说话，总觉得他有一种说着说着就会断气的感觉，这让人听着觉得很烦躁焦急，可是看陈五爷对他都如此尊敬，我自然是不敢把这话给说出来的。

我正这样想着，火叔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猛地看到他的脸我顿时吓了一跳，这哪里是一个人，分明就是一具地下爬出来的干尸！

除了他几乎已经干枯的皮肤之外，更恐怖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竟然没有瞳孔，全都是眼白，看上去恐怖至极，而且他正用那样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背上涔涔地在冒冷汗，低着头竟然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然后火叔回过头去，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来：“小四子你说，你真的跟着老头子他们去到了墓里面？”

我点点头，很肯定地说：“是！”

火叔沉吟了片刻，说道：“可是你身上半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一点死人气。按理说，墓里面阴气极重，又是封闭的，凡是去过墓里面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沾上墓里面的死人气和土腥味的，像经常下地的伙计，这种味道是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即便你是第一次去，也应该会在你身上待上一两年，可是才一个月，你身上这些味道就全没了？”

我知道这是火叔在怀疑我而说的话，而且现在五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回来，根本没有人替我作证，如果火叔当真认为我在撒谎，我也是百口莫辩。

“火叔，我相信小四子，他在店里的时候就很老实本分，要不灰叔也不会选他下地。”这时候陈五爷替我辩解。

火叔听了陈五爷的话，叹一口气说：“五爷，我不是在怀疑小四子撒谎，而是我觉得这件事里面有蹊跷。他们五个人去，只有小四子一个人平安无事回来，而且身上所有的气味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你不觉得蹊跷吗？”

陈五爷说：“是有些蹊跷，可是火叔，你也知道，干这一行，有时候靠的就是运气。”